「我們這不等於……蜜月旅行麼？」松岡已敢於向這位嬌艷的鬧少婦說親暱的話了，當他們進入了話貝爾文學紀念的下田伊豆飯店後，她聽了很歡喜，假意嬌嗔道：「你比以前沒禮貌！」他忙道歉：「啊，請原諒！」他用法文，她更歡喜了，一下抱住了他親吻，用法語答他：「我有點愛你了呀，美人！」他啜住她的香舌，用力吸吮，隨又吻她的酥胸，托出那雙高挺的水紅頂的大挑子來——「我要吃」她享受他的牛粗魯的本門式的愛法，她伸手反敢——「來！」她仍同她兩口相連，移步扶他倒在床上。

「這地方精緻，講究，一套房，設計好！」他讚嘆浴間用引來的溫泉，在她耳邊問：

「今晚好不好？你我今早用過早點了！留到今晚啊！」她不答覆，立刻雙手扶住了他，試看奏拿破崙的軍樂喇叭，最後要求他改換另一種花式，她得到了滿意的服務。

在下田街上吃有「伊豆舞娘」的鼓樂歌唱的酒家，使他們想起了「伊藤洋子」主演的第一次「伊豆舞姬」的名片。他說：「重拍爲了三浦友和，山口百惠，但配角比不上第一次的，全是日本電影界成名的男女明星。」

「我有同感！我可以再第三次拍這戲，你寫個劇本——讓舞娘嫁給那個高中生。」

她舉杯同他對飲，點了先烤鰻兩客：「你用這個下酒，昨今一共三度了，須補你的身子。」他笑着一樣地飲而盡：「我兩天不吃飯。我初見你那天，便有一個思想：「要結婚，在地球上這才是標準！」

「這話有意思，很受用！」她伸手握他，情不自禁地說：「我愛你這句話！即刻起納寶花女那種分幕，先印成書，我立刻爲你出版。」他面允「立刻寫，但須你潤色、改正。」他的鑽戒光芒四射，她伸咀吻那鑽石：「你喜歡它？這是粉紅——品克戴蒙陀！」

「顏色似你的青春的花之心！我叫這戒指作『花之心』——哈拉諾可可樂（日音）！」

當夜他開始在床前伴她，寫了第一幕，讀給她聽，她只用綢巾蓋住腹部，讓他寫作時，看見她的花心。返東京每天寫完排版，十五日出了書，用新筆名「松岡花之心」，每一領導的日晚報、電視都有廣告，電車全國都貼出彩色宣傳，印了他的彩色近照。

「五十萬部第一天賣盡！只東京一地，關西和南北不在內。」

當夜他開始在床前伴她，寫了第一幕，讀給她聽，她只用綢巾蓋住腹部，讓他寫作時，看見她的花心。返東京每天寫完排版，十五日出了書，用新筆名「松岡花之心」，每一領導的日晚報、電視都有廣告，電車全國都貼出彩色宣傳，印了他的彩色近照。

「五十萬部第一天賣盡！只東京一地，關西和南北不在內。」

二一八：在海灘玩水

見卓文田和趙敏在露台談得不錯，趙寧就悄悄地關了電視機，進房去了。……

也許是玩得疲倦，第二天，大家都睡了懶覺，差不多十點鐘才起床。

本來，是打算到市區的茶樓去喝早茶的，但現在似乎太遲了。於是，他們到附近的一間餐廳，隨便地吃了早餐，然後到沙灘上去玩。

秋日的陽光，既燦爛而又不灼人，海風吹來，剛好抵消了陽光的熱力，使人感到暖洋洋的。柔軟的沙灘上，海水一漲一退地和玩水的大人小孩們嬉戲着，歡笑聲夾雜在潮水聲中。

趙寧姊妹和卓文田實在受不住這海灘的誘惑，情不自禁地跑了下去。

母親也跟着他們在沙灘上散步。後來，三個年青人興緻勃勃地跑去拾貝殼，趙寧母親就在沙灘上坐下來晒太陽，聽收音機。

他們沿着水湄執拾美麗的貝殼和五彩斑斕的小石塊。潮水一上一下地，他們走下幾步，就得敏捷地避過冲上來的海水，有時候跑慢了兩步，鞋子就給淹濕了。

後來，他們乾脆脫掉了鞋機，捲起褲管，在海邊玩起水來！反正啊午的海灘，已經有不少男男女女、大人小孩在玩水了。

海水並不冷，潮水一冲一退的，也眞夠刺激，風聲浪聲中，也同樣夾雜了他們的歡笑聲。

趙敏也玩得很開心，她眞正地笑得很開懷、很痛快，這一年多來，從未見她這麼開心地笑過。

卓文田及時地拿起照相機，爲她們姊妹倆拍下了好幾張充滿動感而神態自然的照片。

他的照相機是今天才開始派上用場的。

風言蜂語

庫房好景

據說賣地好景將延續至明年。

這是指庫房而言。

又喜又憂

地鐵明年五月全線通車。也可能是加價之期。

受益人

港府撥二百餘萬爲市局及區局選舉活動費用。

受益的只是選舉者。

二六八：曼燕訂婚

沉默地坐在那裡一些時，榮光說：「不明白，當時她那麼緊張保持秘密，到現在，她——」

「爲趕走龍漢新，她只好把自己的事告訴廣告公司的幾個重要職員，讓他們設法……到現目，她認爲秘密對自己的損害不大，便告訴了你！」我說。

他聳了聳肩，做了個心疼的樣子，說：「家樹，眞佩服你一直置身事外。其實，你最有資格做嬌然的入幕之賓……當時，我還呷你的醋，想不到，我，我做了大傻瓜！」

「到現在，你把那隻泥足從泥沼拔出來還不遲！」我說。

「嬌然她就不要找個好對象嗎？」榮光嘆口氣。

「榮光，聽我說，即使你眞的跟董事長結婚，那不是福，我敢肯定說是屈辱與難堪的開始！」

「你看得那麼通透？」

我點點頭說：「嬌然是個不錯的女郎，但她背後的家業，不容她做賢淑嫻雅婉然的妻子。她要做女强人，做大白鯊，做無上的權威，才能駕馭發展自己的家業！」

「那我——」

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，說：「榮光，在貿易行好好幹你的，但千萬別做入幕之賓，放眼世界，好的伴侶多的是！」

有感於我坦誠相對，他拿起杯來與我互碰，喝光杯中茶，高聲說：「謝謝你的提點。」

沉默片刻，他抬臉看我，說：「我也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。」

「你是說——」

「曼燕和倫表哥已經訂婚了！」

「她們訂婚？」我不相信地高聲說。

「是我媽接到澳門打來的長途電話，日期在星期日，三姨媽叫我媽和我還有妹妹去那邊，喝訂婚酒。你有接到曼燕的通知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發呆，不曉得跟榮光說些什麼好？

無聲的恋歌

文：李家仔　畫：子翰

劉蓮蒂唱完那首國語歌「甜甜蜜蜜」，掌聲發自四座，也有叫喊請清唱的，她已準備了其他歌曲，望着領班，領班向她招手，她到鋼琴畔說是再唱「一水隔天涯」，一曲既畢，忽然有人執着一枝花來，首粵語歌。一曲既畢，忽然有人執着一枝花來，他是李敬堂，獻上時她含笑收下，在掌聲中走到鋼琴畔，領班說是可以再唱一首。第三首是英文歌「愛情故事」，在樂隊奏「過門」時，她發現李敬堂坐在音樂台對面近舞池處，在大圓桌上男女約十人，並無李太。三分鐘後劉蓮蒂離開樂台，帶着那枝黃玫瑰回到桌上，英英對她說：

「這次可稱勝利完成！」

劉蓮蒂謝了她，她說去取回錄音機，當她走後，徐佩笑着問愛徒逆花的是誰，她告訴了老師。

「我要到帳房間去，然後再唱幾首歌。」

英英再離座後，老師對劉蓮蒂道：

「要多練幾首歌，過農曆年，我給你找機會，如果在本年份就成爲歌星，在我的學生中沒有第二人了，別人都沒你快；但你一定像奇蹟呢！」

「給我些批評吧！老師：今夜我有什麼缺點？」

「算很好了，小疵當然有，來上課時我給你指出來，來上課時把今夜的錄音轉錄一份給我。」

「老師你帶回去。」

「不要，先給你家人聽。」徐佩笑着搖頭：「他們也等着。」

半小時後，英英到老師桌上要簽單，侍者提到給三號枱上的李先生付了。師生臨走，徐佩陪學生到三號枱，學生向李敬堂道謝，又爲他介紹了老師，很快挽着老師的臂走了。

劉蓮蒂回去，即向母親報告勝利完成的喜訊再放錄音。十八小時後，她又放與王大衛及「叔叔」聽，然後帶了一籃華麗好的水果隨大衛到他家。他家比自己家不如，王母却是和藹可親。八點三人入席，王母對客人說：

「都是粗小菜，不成敬意，以後你要常來。」（二六）

戴臉譜的人

辛海

八七三：認爲找到靠山

懷楚

談笑間，侍者端來咖啡，將兩人的談話打斷。舉起杯喝了兩口後，王明又問：

「兩個人來，唔，一定是佳人了，是女朋友嗎？你眞有艷福，艷福不減當年！」

「你怎知是女朋友？聰明！」

「難道是老媽媽？哈哈——」王明擠擠兩眼，「要逃亡的人，不是爲錢就是爲女人，既然爲女人，當然有美人隨行了。我這推測不是很合乎邏輯嗎？況且，老兄在學校時不愧風流多情種，怎可沒有佳人陪伴而行？」

「服了你。」李偉生連聲叫道，「不能瞞你了，她是我女朋友，遲早要結婚的，希望也能帮她找工作。看在老同學面上，你不能不帮助我了，我老遠坐飛機來這裏安身，相信你不會見死不救，拒人千里之外吧？」

「我當然應該帮助你，只怕能力所限。」

「不必客氣，在這裏你是地頭虫，也許是大阿哥，招呼落難兄弟，相信你是舉手之勞的。」李偉生恭維道，「記得在學校時，你是最樂於助人的，『助人是快樂之本』，這是你的口頭禪，我還記得清清楚楚。現在，你在賭場中工作，一定發達了，我老遠跑來，就是找你這靠山，找你這棵大樹好乘涼呀。王老兄，你是不會拒絕我的請求的。」

二四〇：輕鬆一下

安娜曰：「好喲，哼，海倫，你應承了我喲，第二日一齊去日本喲，記住呀！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得矣，怪啖氣喲，安娜，我要做唠矣，你走喲！」

安娜仍然依依不捨，再傾了一排，寃寃氣而別。

廖華亦跟尾行返入師姐容間房，曰：「界佢纏住你，幾難甩得身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一日都係你好帶挈，介紹我識佢兩公婆。」

廖華茄加笑，曰：「我亦不知佢係基婆喲，不過咁亦好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應承了阿叔，放工之後就返去。」

廖華曰：「可以叫佢界個人情話公司有事加班，八點鐘返去，但一定肯。」

師姐容問爲也要出去食飯，廖華曰：「哈，奇矣！人可以不食飯者乎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一定有事。」

廖華笑曰：「算你估中，但要食飯至講得，現時不洩天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如果你不透露多少，我個心十五十六，你估我未驚夠乎？」

廖華笑曰：「我請了保鏢，何必驚者，海倫，我想同你商量一下你界人標參之事。」

師姐容詫曰：「你叫我忘記佢，我已經不是一回事，反爲覺得幾刺激。」

全不覺得妒忌。」

師姐容嘆曰：「你講乜呀，做老細做到冇厘正經！」

廖華曰：「正經之時應該正經，現時應該輕鬆一下，海倫，今晚一齊食飯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講過不再同你食飯，否則我辭職。」

廖華曰：「不是應酬，嗱，五點半落班，去邊呢？去飲杯嘢，然後食飯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應承了阿叔，放工之後就返去。」

黑魔笑刺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六　田歌

八：情歸何處

陳萬里平日行事果斷，但此際却似全沒了主意，但覺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最後決定，先在鄧鄭附近勾留幾天，再到溫家探個明白。

主意打定，他見附近有座小樹林，便跑了過去，決定在那裡過一夜。夜雖已深，但陳萬里心事潮湧，那裡睡得着？一夜望着漆黑天空，直至東方發亮。

當他跳下樹時，竟然覺得雙腳發軟，幾乎站不住！有道山泉自林中流過，陳萬里蹲在泉邊，先掬起把泉水喝了，再胡亂以手代巾洗了個臉，目光一定，但只見水中自己的倒影，十分清晰，雙眼通紅，鬢髮凌亂，頷下滿是鬍鬚花子，一副落魄相，那裡還有往昔英俊的一點神采？他心中暗暗叫道：「我這副模樣，怎能去見柳烟？」抬步走出樹林，躋腳瞻望，見不遠之處，有座小村，便向那裡走去。

那小村只有十多戶人家，大概是告辭屋主離村。

不料走出小村不遠，便見幾騎快馬如風馳來，陳萬里要躲已不及，只好站在路旁。（二二二）

碧血情仇

石鎮文　秋原圖

五九五：她一逆製造作個

粉紅——品克戴蒙陀！」

「顏色似你的青春的花之心！我叫這戒指作『花之心』——哈拉諾可可樂（日音）！」

當夜他開始在床前伴她，寫了第一幕，讀給她聽，她只用綢巾蓋住腹部，讓他寫作時，看見她的花心。返東京每天寫完排版，十五日出了書，用新筆名「松岡花之心」，每一領導的日晚報、電視都有廣告，電車全國都貼出彩色宣傳，印了他的彩色近照。

「五十萬部第一天賣盡！只東京一地，關西和南北不在內。」

城市之光

成邑

聖誕快「落」（十一）

餐舞會本來是一雙一對參加的，汪明富爲什麼又祇有自己一個人參加呢？原來他認爲太太麥燕芬，一直以來，都是個家庭主婦，不大懂得應酬，怕她出去會失儀，所以不帶太太參加。

一連幾天，都是如此，單獨一個人去參加聖誕晚會，而且又是深夜然後返，由於心情興奮，酒也飲多了，說話也不受控制了，麥燕芬聽到了很多平時聽不到的說話，當然，其中也有關於女人的。

平安夜，汪明富又是獨個兒去參加慈善晚會，凌晨二時，然後帶醉返家。

平日返家，門開了，砰然一聲响，太太就匆匆忙忙，自房內出來，服侍他。他醉了，就扶持他。今天，砰然聲响，不見房門打開，不見太太出來。

酒醉三分醒的汪明富，取了門匙順手關了門，然後步履歪斜的在叫：「老婆，我回來了，今晚你這麼熟睡……」他一邊叫，一邊向前走，然後，扭動門球，門應手而開，房內別無燈光。

汪明富喃喃道：「老婆，我回來了。」他按燈掣，燈亮了，床上被褥接疊的，空無一人，顯然未有人睡過。

他喃喃笑道：「老婆，平安夜，你也時髦起來了，和丈夫捉迷藏，我知，你在浴室……」

他亮了浴室燈，空無一人；亮了廚房燈，亦不見人，全間屋找過了，也不見太太！

虫魚草木

談談蔣氏三代秘史

我不反對讀名人傳記和名人逸事。一般來說，名人傳記的作者除了別有用心，他們的態度是比較嚴肅和負責的。我之所以認爲傳記較之自傳和回憶錄的眞實性爲遜者，主要是因爲傳記的作者都有主觀和片面性。因此閱讀之時，我們必須要有批判精神和辨別眞僞能力。至於名人故事或逸事之類，則可以說，多數均屬耳食之言，眞正只能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閒讀物，不能視之爲正經資料的。

所以我說，讀傳記好過讀歷史；讀自傳和回憶錄又好過讀傳記。因爲它們都可以補歷史之不足，而又帶有故事性，比較輕鬆易讀。

以唐人所著的「金陵春夢」爲例，作者在去世前能寫下了第六集「台灣風雲」。作者主要轟動一時。但現在看來，說蔣介石是「鄭三發子」面世時會說不可靠。由於作者在書中滲入了太多主觀成份和片面性，這部書連傳記都算不上，只能說是一部歷史小說。

反之，年前美國人史特令·斯格瑞所著「宋家王朝」以及最近台灣出版被禁的「蔣家三代羅曼史」，在我看來，便是傳記了。然而，前者關於宋子文先代的姓氏，材料雖新，但和一般說法有矛盾。究竟宋氏是姓什麼？還有待宋氏後人加以証實。但這只是我舉一例而已。後者描述蔣氏三代及其夫人們的「秘史」，的確爲我們過去所不知和未盡知的資料，讀這一類傳記，應當採取分析批判態度。

樹青長

淡赤

虫魚草木

通天曉先生：

前些時在服務版見答讀者談過有的蟹的鉗一大一小的原因。我想知道蟹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東西，及世界上有什麼比較特別的。

汪福全

鄭志文先生：

「法西斯」一詞最早出現於古羅馬時代，係由拉丁文「FASCES」音譯，一個中間插着一把突出的斧頭，遇圍用紅布條緊繫束棍棒，此物即稱爲「法西斯」，象徵有權把別人處以鞭笞或死刑的標誌。

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，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思想從意大利北方傳到南方。生活貧困的西西里島的工人和農民，聯合起來建立西西里「勞動者法西斯」，反對資產階級霸佔耕地，反對政府的苛捐雜稅。當時在愁大利語中，「法西斯」一詞的本意是「聯盟」，「協會」。這樣，「法西斯」就成了革命的代名詞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意大利的壟斷資產階級和民族沙文主義者極力主將參戰，妄想借機對外擴張，建立「意大利帝國」。其中有些人爲了標榜「革命」，就以「法西斯」來命名。一九一四年十月五日，比昂基和羅西等人在米蘭建立所謂「國際行動革命法西斯」的組織。與此同時，部份議員也組織了「議員法西斯」，以推動議會支持參戰。十一月，墨索里尼又在米蘭籌建了一個名爲「革命行動法西斯」的組織。

以後，隨着墨索里尼等人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，隨着希特勒野心的逐步揭露，「法西斯」一詞終於成爲極端沙文主義和最富侵略性的恐怖、獨裁的同義詞了。（秦成、新八六五七八）

法西斯一詞之命名有人用以標榜革命

快樂誕晨

李玉珊小姐：

一九四八年農曆十月十一日，折合公曆爲十一月十一日。

一九五〇年農曆五月初一日，折合公曆爲六月十五日。

一九五二年公曆十二月十七日，折合農曆爲十一月初一日。

一九五四年公曆六月一日，折合農曆爲五月初一日。同年公曆十月二十七日，折合農曆爲十月初一日。（江風、新八六六〇二）

收穫室

歐業雄　梁初　游東　李玉珊

虎跑的泉跑字

義異今古釋解

說文解字

游東先生：

關於虎跑泉的來歷，「臨安新志」和明初學者宋濂寫的給文都說：唐代有個性空和尚居住在大慈山，因該地無水，將離此他去。在晚上做了個夢，神仙告訴他，南岳衡山有童子泉，將派兩隻老虎去把泉移來，要他不必担憂，第二天，果眞二虎跑地作穴，泉途湧出，甘冽勝常。」這自然是個神話。有人認爲是老虎跑了一圈水就出來了，關鍵是對「跑」字沒有理解。這實際是牽涉到「跑」字的古今異義的問題。漢代的「說文解字」沒有收「跑」字，古代表示跑的字是「走」。如「爾雅」解釋：「徐行曰步，疾行曰趨，疾趨曰走」字都是快跑的意思。至於用「跑」字作爲奔跑來代最「走」字，則是後來的事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有人解釋是老虎跑了一圈，水就出來了，顯然不對。那麼虎跑的跑字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？我們以爲，「中華大字典」的解釋最爲簡明：「以足爬地曰跑。」以此來解釋「跑地作穴」，就好理解了。原來是兩隻老虎用脚爪爬挖出了流水的洞穴來。關於跑作爬挖解釋，還可以找到証據。宋人董嗣杲「虎跑泉」詩有句云：「甃邊依約爪痕堅。」看來唐宋時代是把跑字理解作爬挖的意思。所以「走」的古義是奔跑，今義是走路。「跑」的古義是爬挖，今義是奔跑。這樣，虎跑泉的含義就很清楚了。

從古代的「跑」應作「爬地」解，這對我們讀懂古籍有些什麼啓發呢？這就是說讀古書一定要弄清楚詞的古今異議，而不要古今不分地等同對待。爲了說清問題，再舉幾個例子：

斃，大家熟知的今義是「死」，含有貶義。但在「左傳」中，「斃」的意義是「倒下去」，而不是死。例如「左傳·哀公二年」：「鄭人擊簡子，中箭，斃於車中。」趙簡子遭自詩戰功，可見他沒有死，而是中箭後跌倒。又如「左傳·隱公元年」鄭莊公說公叔段「多行不義，必自斃」。這裡的「斃」也不是指「死」，而是「摔跟斗」，「塢台」的意思。

除，大家熟知的意義是「除去」之意，但古代除字有個常用義是「任命」，可能有的人也不清楚。例如「史記·魏其武侯列傳」：「漢武帝賈問丞相田蚡專權：「君除吏已盡未？吾亦欲除吏。」意思是你任命官吏完了沒有？我也要任命官吏。反映了漢武帝對田蚡專權的不滿。又如李密的「陳情表」：「尋蒙國恩，除臣洗馬。」意思是說，不久受到國家的慈典，任命我爲太子宮中的洗馬官。（洗馬是太子宮中的屬官，漢時太子出巡，洗馬爲前導，晉時執掌圖籍）。「除」字的意思，可馬遷的「報任安書」寫到司馬遷爲李陵辯護，觸怒了漢武帝，因此，要讀懂古書，對這些看似好懂，但古今意義迥異的詞義非得搞清楚不可，這就要動查字典，多多積累，才能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。「虎跑」的跑字向且如此，何況其他呢！（豐餘、新八六六三七）

古今錢幣

歐業雄先生：

來函垂詢有關紙幣、郵票的資料，奉覆如下：

（一）香港一元紙幣，英皇喬治六世頭像，紫色及藍色印刷者，資料詳情：

香港一元紙幣，是由香港政府發行及負責兌現的，所以紙幣上面印上英文HONG KONG GOVERNMENT及中文「香港政府」字樣，而不是像一般由銀行發行的紙幣，印上發行紙幣的銀行名字。一元紙幣印紫色的是戰前發行，雖然紙幣上沒有印上日期，根據紀錄，知道這種紙幣是一九三六年發行的。這種紙幣留存尚多，全張直版者可值一百元，普通品約值十元；另一張一元紙幣印藍色的戰後版，一九四五年發行，全新直版者可值八十元，普通品約值五元。

（二）香港紙幣十元及五元，尊藏是香港滙豐銀行發行的紙幣，面值十元是一九四一年發行的舊式鈔票，亦即是俗稱「大棉胎」的那種，這種十元紙幣全新直版的可值一百五十元，普通品約值五十元；另一張面值五元的紙幣，也是一九四一年戰前版，全新直版的可值一百五十元，普通品約值五十元。

這兩張紙幣雖然面值不同，但發行年份相同，歷史背景也相同，存世數量相差不大，所以市值大致相同。從附來的影印圖片看，五元面值的那一張，品相比十元的那一張好，十元的摺痕深，而且略有破損，價值就相對下降了。

（三）一毫紙幣及一仙紙幣也是香港政府發行的。

一毫紙幣是單面印刷，即是背面空白的一種，刷紅色，英皇喬治六世頭像，發行年份是一九四五年，全新直版市值約爲六元，普通品約值一元。

一仙紙幣是戰前版，一九四一年發行，紙幣圖案沒有英皇像，雙面印刷，全新直版可值五元，普通品約值一元。

（四）閣下希望知道香港、英國本土、未獨立前之英屬殖民地、自治領等地區及國家的郵票資料，非常抱歉，因爲範圍太大，未能一一說明。香港一八六二年開始發行郵票，英國自一八四〇年發行了世界第一枚郵票，英屬殖民地和自治領所發行的郵票也非常多，簡直是浩如煙海，所以不能以三言兩語草草奉覆，如果閣下希望知道有關那套郵票，或那種首日封的資料，請再來函賜教，當盡綿力詳爲解答。

紙幣的買賣商號、地址，不便特別介紹，如果有意出讓的話，在香港方面，可到中環水吉街試利商場二樓及三樓，那裏有幾家錢幣社，或者到大道中得雲茶樓防近，也有兩三家郵票錢鈔社，可以接洽。九龍方面，可到尖沙咀堪富利士道、廣東道新港中心樓上，或上海街等地的郵票錢鈔社接洽。（黃莎、新八七〇一六）

香港十元紙幣大棉胎

全新品值一百五十元

空城計

古人古事

通天曉先生：

「空城計」在歷史上可否屬實，抑或人所杜撰，希先生介紹。

梁初

「空城計」在歷史上可否屬實或人杜撰，下面詳細介紹。

西晉時有個叫郭冲的人，便是這個「空城計」的「發明」者。他說，諸葛亮駐守陽平關（在今陝西省勉縣西）時，派魏延領大軍東出攻魏，自己留萬人守城。不料司馬懿帶着二十萬大軍要迎敵魏延時，却同魏延兵馬對不上陣，從旁邊過去了，一直來到陽平關前，離城只有六十里，諸葛亮才發覺。這時候，要把魏延追回來已無可能，自己趕向魏延軍中也來不及，於是諸葛亮就叫軍中臥旗偃鼓，大開城門，令軍士數人出城洒掃。司馬懿疑有伏兵，自己的二十萬大軍正可以駐留附近，觀察虛實，何至於就立即退走？這個辯駁，既不是拿它作爲歷史的眞實對待，大可以作爲民間傳說，加以欣賞。

所以，「空城計」這個戲還是可以繼續演下去的。

如今却要向讀者講一個「三國演義」所不載，而在「三國志」裴注所引的「魏畧」裡實實在在登載着的故事。這是三國時代另一個「空城計」，它的可信程度，似乎比諸葛亮的「空城計」還要多些。

「魏畧」說，曹丕在位的時候，大將文聘鎮守在江夏一帶地區。有一回，孫權以五萬兵馬親自包圍文聘於石陽（今湖南孝感縣西南）。石陽由文聘據守已久，文聘身上，把文聘歌頌一番，從整本書的結構來說，實在意義不大，反而成爲蛇足；而放在諸葛孔明身上，却能顯出孔明的智慧過人，和司馬懿的「畏蜀如虎」。對於勾勒人物，渲染情節，大有作用了。所以作爲文藝作品，我也認爲寧可犧牲文聘，而保留孔明的「空城計」的。

再說南北朝時代，也還有一個「空城計」。那是宋文帝劉義隆在位的元嘉七年（公元四三〇年）。那時，佔據北方的是北魏拓跋氏貴族，在南方的是劉裕建立的宋朝。在如今山東省北部，沿着黃河，便是北魏和宋的邊界，黃河南岸的濟南郡則是邊境的要地。這一年，北魏出兵突然進攻濟南，濟南太守蕭承之手下只有幾百士兵，因爲敵人來得意外，召請救兵已來不及。蕭承之忽生一計，便叫打開城門，藏匿士兵，故意裝出一片神秘的氣氛。城中人說：「賊人勢衆，我軍兵少，怎能如此輕敵？」蕭承之說：「如今孤城一座，兵微將寡，勢難抵敵。假如再向敵人示弱，後續不堪設想；只有使敵人疑我埋伏，不敢進迫，才是上策。」果然魏兵大至，看見城外這般模樣，十分疑惑，於是撤走。（能業、新八六六二二）

生理淺談

八十屆年

毛腋長未

形情種這

常正否是

除毛的發育生長，大致上是十五六歲之時，十七歲，應該是較爲濃密的了，你的情況也是如此否？

你的情況，問題不大的，因來信中同時又提到有自慰行爲者，看來你的男性心理很好，相信不至於有問題吧！

你暫時不必服用藥物的，過一些日子再算好了。因爲若談到要服用藥物，那則是要作過內分泌檢查，才可決定是否施用藥物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六九七六）